暴徒及反對派黑手終成外力「棄子」

有暴力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踐踏法治，破壞社會秩序，而美英等外國勢力還以一貫的雙重標準美化香港的暴力行為，以爭取自由和人權作為幌子，發表不負責任言論。但是，暴徒就是暴徒，暴亂就是暴亂，無法掩飾，無法改變。暴徒必然逃不過法律懲治，和那些策劃暴亂的反對派黑手一樣，都會成為外部勢力的「棄子」。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對於衝擊立法會的暴行，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強調，這是踐踏法治、危害社會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性質非常明確，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處置該事件。「如果香港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在美國或者歐洲，他們會怎麼處理，會聽之任之嗎？」他批評那些國家跳出來說三道四、指手畫腳，貌似公允地鼓吹，「這完全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極其虛偽醜陋！」，所謂「官逼民反」更是對發生的事實的顛倒黑白的說法。

反修例意在搞亂香港搞垮政府

事實上，美英的「君子」們心虛得很。英國外相侯俊偉（Jeremy Hunt）在Twitter推文稱，英國「對香港以及其自由的支持是堅定不移的」，但反對暴力行為。歐盟外交政策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費德麗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通過發言人聲稱，「少數人企圖強行進入立法會大樓，他們的行動並不代表在連續的抗議活動中，一直保持和平的絕大多數示威者。」

心水清的市民都看到，反修例暴力抗爭根本是一場精心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雖然表面看沒有「大台」，實際上有一隻無形且十分有力的「黑手」在指揮。反修例暴力抗爭的目的，不是反修例那麼簡單，而是要搞亂香港，搞垮香港政府，阻撓中國的和平發展，為美國與中國的博弈謀取有利形勢。

如所周知，中美貿易戰難言休戰，美國還在打香港牌，利用香港的事端向中國施壓，換取更大利益；香港反對派甘願替外部勢力賣命，充當反中亂港「棋子」，亦想借外部勢力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企圖在政治上盤算，一洗「佔中」和「旺暴」失敗以來的頹勢。

■6月30日下午，「撐警隊，保治安，護安寧」民間聲援集會在香港添馬公園舉行。圖為市民高舉撐警察的標語。 資料圖片

不久前結束的G20峰會，反修例風波的搞手發起眾籌，於峰會期間在多份國際報章頭版刊登廣告。

打「外力牌」幫不了香港反對派

這是一場環球輿論攻勢，當知在國際報章刊登廣告，必須事先周詳策劃，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此次反修例的廣告從眾籌到刊登，短短數日成事，過程離奇順利，便可知背後無形之手的力量強大。如果「無大台」、無「高人」教路，只靠一些學生，根本不可能成事。

但是，邪惡終究勝不了正義。今日的中國包容開放，已成正義和進步的代表。G20中美元首峰會達成的共識超出預期，打「外力牌」幫不了香港的反對派，暴亂只會令反對派失去民心，更不可能阻擋「一國兩制」前進的步伐。

現在，美英的有識之士強烈主張和中國合作發展，因為他們明白，這才是他們的最大利益。儘管現在香港反修例的暴徒和幕後黑手因一時得逞而咄咄逼人，還在歇斯底里地表演，但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鼠竄。

涂謹申神隱傳遞什麼信號？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修例風波演變成暴力「佔領」立法會事件，變成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衝擊中一班極端分子目無法紀，固然必須譴責及追究，但一直在背後煽動、挑撥、包庇的反對派政客，在極端分子身後煽風點火，在他們「攻佔」立法會時惺惺作態，將暴行美化，為暴徒塗脂，更加是罪魁禍首。「佔領」之後，反對派政客還在為暴行辯護，還在抹黑攻擊警隊，張超雄竟然指警方在立法會「擺空城計」。張超雄究竟有沒有讀過書？「空城計」的典故最終是沒有「進城」，而現在是一班極端分子衝入去蹂躪立法會，還什麼「空城計」？

反對派為選票討好激進分子

在這場風波中，幾乎所有反對派政客都在賣力表現，都在討好激進分子，原因很簡單，四場選舉近了，反對派要謀取激進票源，自然要在前線全力庇護他們，例如「抽水之王」鄺俊宇，以及梁耀忠、楊岳橋、胡志偉等政客，都不斷到前線向激進分子噓寒問暖，當然也有郭家麒由於食相太難看，被極端分子怒斥「不要拉票」的失敗例子。

看到反對派群丑亂舞，一些市民不禁要問，前一時間在立法會上破壞法案委員會進行、搞出「雙胞胎」鬧劇，儼然成為反對派反修例總指揮的涂謹申到底去了哪裡？翻看新聞，他上一次就修例發言，已是6月25日見報的新聞，而且只是評論幾句，並沒有現身，由修例從「文鬥」走向「武鬥」這段時間，涂謹申突然消失於公眾面前，相反其民主黨黨友卻日日爭出位，博上鏡，究竟涂謹申在這段時間為什麼潛水？

當中原因很可能涉及美國的策略調整。事實上，與其說涂謹申是代表民主黨，不如更準確地說他是美國在港的代言人，與李柱銘地位一樣，他的言行某程度是代表了美方的態度，因而才會成為美領事館首要保護的人物。而美方對這場風波的立場，其實在G20峰會期間已經出現轉變，一方面在中美元首峰會上，特朗普尋求貿易戰和解，對於反對派的反修例議題不屑一顧，各國領袖也沒有理會。

美調整策略不希望風波再激化

另一方面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日前接受傳媒訪問，當中更傳達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歡迎特首擱置修改《逃犯條例》的決定，相信已和撤回無異，有利於社會回歸正軌。即是美國已經認同特區政府的安排，與「民陣」的要求顯然大相徑庭。二是他批評了「佔領」立法會行為，重申不鼓勵暴力行為，對衝擊事件中的暴力非常失望。這兩個信息很明確，表示美國不希望反對派的衝擊持續下去，認為反對派要及早收手，這不是因為美國是如何關心香港，而是因為衝擊下去將會損害美國利益，也會影響中美貿易談判。

美國正在調整策略，不希望風波再激化下去，因此，作為美方代言人的涂謹申自然沒有必要再推上前線，也沒有必要繼續攪局，寧願韜光養晦，等待下次的徵召和動員。這段時間他的低調和潛水，原因正在於此。

可笑的是，一些極端分子一直寄希望於外國勢力，希望外國政府干預香港內政，但國際政治從來只講利益，極端分子從來都只是外國勢力的工具和棋子，作為他們與中國談判的籌碼。至於一眾反對派政客，也不過是外國勢力的傀儡。

在所羅門的故事中，判斷誰是嬰兒的真正母親，就要看誰不想見到嬰兒被分開兩半而放手。今日的香港，誰在努力平息風波，讓香港向前；誰在繼續挑動風波、製造對立，散播仇恨，不是很清楚嗎？誰真正愛香港，不是很明顯嗎？

支持嚴正執法 嚴懲暴力衝擊

王庭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7月1日，本應是社會各界懷着美好的心情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然而，一批有組織、有預謀的極端激進分子發動了一連串違法暴力行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更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導致立法會內外滿目瘡痍，行為令人髮指。對於這些目無法紀的嚴重暴行，本人予以強烈譴責，並敦促香港警隊嚴正執法，盡快將暴力犯罪者繩之以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當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一幕又一幕的暴力場景，相信很多愛香港的朋友，都會感到痛心。暴力分子堵塞交通幹道，惡意將立法會廣場上的國旗換為黑色旗幟，已經是嚴重損害國家尊嚴。在白天與警方的對峙中，他們將帶有腐蝕性的化學品潑向警方，造成十多名警員受傷，難道對這樣的攻擊行為也要包容嗎？到了晚上，他們不顧勸阻，肆意有計劃地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用鐵籠車、鐵棍、磚石等器物擊破大樓門窗玻璃，衝進立法會大堂及議事廳大肆進行破壞，塗黑區徽，撕毀基本法。

這些畫面歷歷在目，觸目驚心，駭人聽聞。我們絕對不能容許暴徒踐踏法治，擾亂社會秩序，對莊嚴的立法機構進行野蠻、殘暴的蹂躪及破壞。

更匪夷所思的是，暴力衝擊事件發生後，美國、英國、歐盟等發表聲明，稱香港人民應該擁有和平抗議的權利。首先，香港市民一直擁有和平、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我們看到在過去數星期，都有很多市民以和平的形式表達意見，相信特區政府亦已聽到民意，有關指控實在與事實不符。第二，當日衝擊立法會的事件，很明顯是暴力衝擊，試問如果同樣情況發生在美國或者歐洲，會聽之任之嗎？我們在新聞中都看過美國和歐洲的警察對待暴力行為如何執法的場景，現在他們出來說三道四，完全是雙重標準。第三，必須明確指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對於外國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必須予以堅決反對。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別有用心者不要再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要令一批懷有美好願景的、純真的香港青年走入歧途。

香港是一個開放、和平、崇尚法治的文明社會，社會上存在不同意見很正常，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理性討論，用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以合法的途徑解決紛爭。香港是一個繁榮、美好的福地，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怎能容忍有人用暴力破壞這個穩定的局面、甚至以「革命」的口號去破壞香港與祖國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殷切希望社會各界理性討論、凝聚共識，支持香港警隊以專業及果敢的態度，全力維護社會安寧和法治，及時嚴懲不法之徒，保護市民的安全，恢復良好社會秩序；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切實改善基層民生，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相信明天會更好。

衝擊立法會挑戰法治公義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一國兩制」下，香港人自由表達意見，受到法律保護。但「七一」衝擊立法會事件，極端激進示威者惡意佔領破壞立法會大樓，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公然踐踏法律，挑戰法治公義。對於這種喪失理性的暴行，必須依法嚴肅處理，以正視聽。

有暴徒事後表示，因為用盡其他方法也得不到政府回應，別無選擇下才使用更激烈的行動。這完全是在為暴行合法化、合理化尋找借口。對任何法治社會來說，守法和違法之間有一道涇渭分明的界線，不容以任何理由突破。無論什麼情況，衝撞底線，就是對法治的挑戰。

更何況，立法會是香港制定法律的機關，是以理性方式議定香港社會發展規則之地。在國際媒體的見證下，衝擊破壞的暴行，其象徵意涵就變為，香港正在成為一個衝破規則，衝破理性的無政府、無約束的社會。

「一國兩制」的設計中，香港是自由社會，市民享有言論、結社的高度自由，加上自由經濟，令香港擁有巨大發展空間。但香港又是法治社會，香港的自由是在法律約束下的自由，這種約束恰恰就是在議事堂上，由立法會議員代表全體香港人確定的。正是在尊重法治基礎上的自由，令香港可以有序自由發展。在自由社會，人人都應該守法，因為法治是維持社會秩序最基本的要求和底線。

任何人對立法機構的尊重，就是對法治的尊重。如今，暴徒的暴行將這種尊重打破，侵犯的是所有人在法治下的自由，暴行如果得不到嚴懲，規則被破壞，社會必定大亂。因此，破壞法治等同摧毀香港繁榮穩定，動搖「一國兩制」的根基。

示威者從阻塞交通，到包圍政府總部、圍堵警察總部，再到衝擊、佔領、破壞立法會，暴行一而再、再而三踐踏着香港法治。法治是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基礎，是東方之珠璀璨的光芒。尊重法治不僅體現在道德、倫理、法學和政治學的學術討論層面，更要體現在實際。當法治尊嚴受損，法治權威不在，香港將成為沒有秩序、沒有規矩、沒有約束力的可怕社會。

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行為，正挑戰法治、損害法治尊嚴和威信，這樣的行為必須受到嚴懲。

勿讓極端激進恐怖主義把香港「送終」（下）

陳文平 新加坡九龍會會長 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

我今年55歲，學歷只是初中畢業，當年我最佩服和景仰香港的大學生，他們有知識有學識，文化水平又高，但現今大學生水平下降，很多大學學生會會長都是「港獨」支持者，粗言穢語，非法禁錮師長，無心向學，言行舉止唯我獨尊，反社會行為比黑社會更惡劣。這些學生生活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卻常說：「不自由、毋寧死！」；天下太平卻說：「生於亂世」，所以要「搞革命」；有大學法律教授大肆鼓吹「違法達義」，為人師表卻叫學生罷課上街遊行。當社會核心價值被扭曲、被摧毀，香港還有運行嗎？

香港更需要警惕的是，打着「民主自由」旗號肆意破壞法治、滑向極端恐怖主義的苗頭。

以前的恐怖主義事件，主要是由極左翼、極右翼的恐怖組織，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組織策劃的。但如今，鼓吹極端民主主義的組織，也是恐怖組織。「佔中」、「旺角暴動」和「反送中」，都是屬於極端民主主義發動的行為。此次反修例風波中，特首和律政司司長都收到死亡恐嚇。只有恐怖分子才會那麼猖狂，這也證明香港引以為榮的法治正遭到嚴重衝擊，反映極端民主恐怖主義開始蔓延。

香港年輕人受誤導多年，累積一些怨氣，被人挑動容易作出激烈抗爭。不可否認，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不容易解決。例如房屋問題，是英國管治時期高地價政策遺留下來的後患，並非回歸後才產生的；內地改革開放40年，經濟高速發展，香港反而原地踏步，港人失去優越感，心態難以平衡；近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泛政治化嚴重，一再錯失乘搭國家發展順風車的機遇，未能實現經濟轉型。但是，如果港人不自我檢討，只是把責任推給別人，甚至嫉妒別人的成功，難以走出困局。

我覺得，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在重大問題上只打「防守戰」，根本治標不治本，在司法、傳媒和教育三方面，都要想辦法扭轉劣勢。就如踢足球一樣，無攻只防，肯定死路一條。

反修例風波告訴廣大香港市民，必須堅持愛港愛國的初心，必須認識西方煽動的「顏色革命」，目的就是要製造動亂、分裂別人的國家，希望港人用智慧挫敗別有用心之人的企圖，天祐香港，天祐中華。 （續昨日，全文完。）

停止撕裂 讓社會療傷

名家時評

曾淵滄 博士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行動越演越激烈，7月1日終於爆發暴力衝擊、進入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行動。反對派的政治人物一面指責警方「擺空城計」，誘使激進的示威者衝入立法會，但另一方面，依然設法美化這批使用暴力衝入立法會者，有人甚至稱讚這些人為「死士」。

看來，反對派最希望看到流血傷亡。因此，對7月1日沒有流血大失所望，因為反對派希望看到流血，因此估計不會就此罷休，將來的行動肯定會越來越暴力，目的就是要引來警方「武力鎮壓」，更希望鎮壓時有人命傷亡。因此，希望香港警方今後執法時還是應該繼續克制自己，不受挑釁，避免流血。

最近，不少支持警方執法的人公開參加「撐警」集會，撐警是應該的。不過，警方執法不一定要在現場拘捕，以避免流血，事後收集證據依然可以將暴動者控上法院。科技發達，指控暴動者的方法也很多，因此不一定要在現場拘捕。當然，遊行時一旦有暴徒趁亂搶劫，打傷途人，這就需要馬上制止。現在，網上已經有人號召另一次的遊行，而且地點改在九龍尖沙咀內地旅客常到之處。目的何在？用來驚嚇內地旅客？挑釁內地旅客，引發衝突、打架？

全世界反對派的傳統思維，都是希望搞垮當地的經濟，引發更多人因經濟差而反對政府。香港反對派也不例外，他們希望通過不斷的遊行，令內地旅客不敢到香港，現在網上已經有人建議衝擊高鐵站……

搞垮經濟真能引發更多人反政府？答案是否定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清到底是誰在破壞香港經濟，5年前的「佔中」之所以以失敗告終，理由就是長時間的「佔中」，的的確確為廣大的市民帶來不便，結果是支持「佔中」的人越來越少，反「佔中」的人越來越多。如果有人打算每個星期日就發動一次遊行，相信不足3個月，這種行動就會令廣大的市民感到討厭，而且，相信參與的人也會越來越少，情況與5年前的「佔中」一樣。

現在，不少人擔心香港「社會撕裂」，不過「社會撕裂」在今日全世界都出現，是新常態，也不必太過擔心。「社會撕裂」只要不出現暴力，那只是政見不同，是和而不同，是正常的。今日絕大多數參加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行者，與參加撐警活動者仍可以相處一堂，所謂「撕裂」是傳媒在誇張。情況與誇張英國支持脫歐與反脫歐的「撕裂」，美國反移民與支持移民的「撕裂」是一樣的。